# 海参崴的夜生活

在ｈ市办完了公事，我的朋友硬要拉我到俄罗斯那边去看看，而且他很诡秘的对我说：“护照都办好了，到海参崴休息几天，不去白不去。”

我的这位朋友是黑龙江省ｈ市ｘｘｘ公司总经理的秘书，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公关、负责接待业务客户客人，我们之间既是客户关系，又是亲如兄弟老朋友，所以他和我毫无拘束。在这里我不好称呼他的真实姓名，就暂时叫他“阿强”吧。

我们在绥芬河过境做了一段火车，然后又改乘汽车，沿途的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从未开垦过的大草原，这块被俄国称为远东的既美丽又肥沃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领土，只是在清王朝时代被沙皇帝国吞噬了，至今却成了我们的异国地域。

当晚我们来到了海参崴，俄国人叫它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很美丽的海滨小城市，安静得很，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就住在符拉杜沃斯托克宾馆，在这里下榻的多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有日本人。

阿强对这里的一切似乎并不陌生，在宾馆很多的俄国店员都和他打招

傍晚找了一家中餐馆吃完了晚饭，之后，又回到了旅馆，看看时间还早，阿强把我领到了一楼的游乐厅。进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游乐厅实际上就是赌场，这里五花八，老虎机什么的的设备齐全，可我对这些却是一窍不通。

“你玩什么？”阿强的目光在大厅里扫视了一遍，问我说：“你喜欢玩什么？”

“我什么也不会玩。”我说，“我不太习惯这种场面”。

阿强一边卖筹码，一遍说：“咳，既然来了就玩玩呗。”他从口袋里抻出了五百元钱丢在服务总台的柜面上，原来在这里是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消费的。

“我看你玩就就行了。”我敷衍着，我对这里乌烟瘴气的场面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把我们领到了牌桌，随后又送来两杯葡萄酒，我随手点燃了一只香烟。

不一会儿，另一位玩客就来了，来者的穿戴非常入时，跟我们热情的打招呼，并在对面落座。他说他是韩国人，可是他的中国话讲得很流利，要不是他自我介绍，我肯定会把他当成中国人。看来这个韩国人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他的举止大方，谈吐也很得体。据他自我介绍，他在我们国家的东北三省乃至北京有好几家他开的公司，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也有他开的超市。可是货品大都是从哈尔滨运来的中国货。

大约过了一刻钟，我的一杯红酒还没有喝完，可阿强的５００元筹码就输了个精光。

阿强笑着对我说：“哈哈，手气不好，待会再来。”然后和那位韩国人礼貌的握了一下手，表示告别。

“我带你去看艳舞。”阿强诙谐的跟我说，并且把俄罗斯的夜生活和一些趣事告诉我，其实我对俄罗斯的开放程度略知一二，至于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切夜生活法律不予干预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就在离宾官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海员俱乐部，不时地响起一阵阵悦耳的爵士乐，霓虹灯闪烁着。有几道激光的光柱在天空中晃来晃去。就在俱乐部的门口有好几个俄罗斯男人在招揽生意。不时地用英语、汉语问我们和三三两两的行人。

“先生，想找姑娘么？”

“喂，去家庭宾馆么，很便宜的。”

“朋友，看脱衣舞吧……”

我们进了俱乐部，这里的规模不小，大厅的周围有商店、酒吧、咖啡馆，赌房，也有健身房什么的。

阿强在大厅和一个小个子俄国人交谈，看来他们很熟。小个子向我点了点头，然后走了个手势，我们就和他上了三楼。走廊七拐八弯，楼道里充满了刺耳的音乐和人们的哄笑声。

在楼道的拐角处有一个用霓虹灯装饰的门脸，几张裸体照片矗立在门口的两侧，漂亮的俄罗斯美女优美的体态在霓虹灯的闪烁下格外显眼，我自己琢磨着，大概这就是脱衣舞厅了。小个子向阿强举起一个手指头，又再举起三个手指头，于是阿强给了他陆佰卢布，我们就进了舞厅。

舞厅里的设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一个圆形的空场，中间矗立一个不锈钢的钢管，周围三排座椅。天花板上有几只射灯聚焦在舞池的中央。尽管简陋，可是观众倒是不少。三排座椅几乎挤得满满的。因为前排是要给小费的，所以做的人并不多，我们就在前面里钢管不足两米的地方坐下。